

王重民著

敦煌遺書論文集



惡鬼入其身
其說是經故
我等未來世
不知佛方便
隨宜

王重民 著

敦煌遺書論文集

中華書局

敦煌遺書論文集

王重民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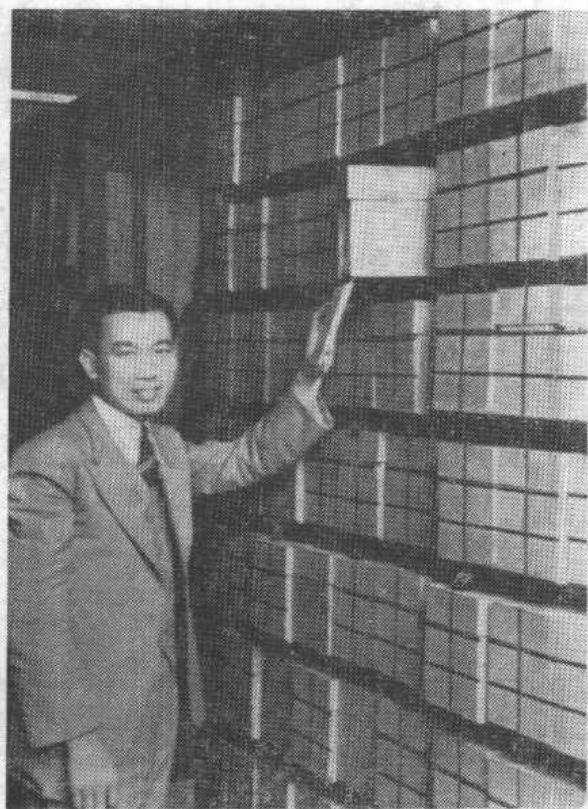
(北京王府井大街38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³/4。印張·238 千字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7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45 定價：1.25 元



王重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
敦煌寫本書庫的留影
(S(一九三六年秋)一)

重民先生有道。大不敬忘。此撰跋文。要道聽說。
鵝鵝一系。尤為疏謬。迨承。曾辭。惟愧多地。到
刊所披。版多。于氏之誤。頃已遵。命。繕寫一通。送
寧。到。先生。其。補記。則。仍。多。錄。錄。尊。覽。倘蒙
附入。尤為榮幸。數。世。遺物。價值。之。大。固。不。待。言。更
得。碩。學。如。先生。者。整理。之。真。不朽。之。盛事。也。
大著。單。本。盼。能。早。日。出版。俾。得。先。親。為。快。餘。不。一一。
敬。頌。

示

聞一多輯首

六十七

聞一多給王重民的信
(一九三六·六·十七)

序

王有三（重民）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目錄學家。他在有關目錄版本之學的研究、教學、編輯、整理上，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的貢獻。他也是研究敦煌古籍很有成績的學者。這部《敦煌遺書論文集》，是他豐碩的研究成果之一。

敦煌寶藏主要可以分爲文物和寫本（也有一部分刊本）兩大方面，而這兩方面又各包含許許多多需要研究探討的內容。就文物而言，如洞窟的類型、斷代與分期，壁畫的源流、技法及其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壁畫所反映的佛經經義、佛教故事、社會經濟狀況、風俗服飾，不同時期的建築、雕塑、幡幢、刺繡品等的風格、特點，等等。就寫本文獻而言，涉及的方面和問題就更爲廣泛了。古寫本經史子集的校勘，久已亡佚的四部書的考訂，彌補文學史上失去的環節的前所未見的變文及詩、曲子詞等作品，研究唐代宗教不可缺少而早已失傳的佛教、道教、摩尼教等經典，反映敦煌地方各個時期（唐朝統治、吐蕃佔領、張氏、曹氏歸義軍）政治、社會、經濟、法律的官私和寺院文書，等等。而敦煌經卷的題記、壁畫上的榜題、功德記、發願文、寫本文獻中的俗字、變文中的語詞以及寫本的書法等，也無不給歷史、語言、考古、藝術等學科提供了研究對象和寶貴資料。敦煌所出西藏文、于闐文和其他民族語文的文獻，同樣具有極高價值。如吐蕃贊普朝廷上頓悟、漸悟一場激烈的佛教爭論，若非敦煌藏文資料，是無

從爲世所知的。總而言之，敦煌寶藏豐富多彩，利用這些材料，可以幫助解決大大小小許多方面的問題，可以取得五光十色的研究成果。

有三先生的研究，正如本書書名所表示，主要是在敦煌寫本遺書方面。他關於敦煌古籍的題記和本書中所收的這些論文，直到今天，我們還需要參考。學術當然總是後來居上，有三先生著述中某些論斷也不無可商，但總起來說，他的工作是高水平的，在今後若干年裏，他的研究成果將始終是可信賴的。因此我想到，他的敦煌遺書研究所以取得這樣成就，原因何在呢？從他的學術道路，有什麼經驗可以總結呢？我考慮有兩條。

第一，有三先生古典文獻方面知識積累豐厚，對古代典籍異常熟悉，特別是對某些經、子古籍下過較深的工夫。因而一旦面對某些從未寓目的石室秘籍，就能在平日修養的基礎上，分析其內容，評定其價值，進一步利用之以解決某些問題，作到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有三先生在古典文獻方面的學問和造詣，是他研究敦煌遺書取得成就的根本。拿劫奪敦煌寶藏最著名的斯坦因與伯希和來說，前者劫奪的文物其重要價值不下於後者，但在挑選卷子上的地方明顯地不如後者精明，而後者利用之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更遠在前者之上，這也正是由於斯坦因的中國文史知識素養遠不如伯希和的緣故。只靠罕見的新鮮材料，而缺乏這一領域內系統而淵博的知識，很難取得成就，也很難充分利用新材料。有三先生之於敦煌遺書如此，其他如研究歷史、文學、語言、宗教、考古、藝術的人，爲了有效地利用敦煌寶藏，不是也需要在自己從事的領域具有堅實的基礎和豐富的知識，作爲根本前提條件嗎？由這裏

我順帶又想到「敦煌學」這個名稱。它可以溯源到陳寅恪先生爲陳援庵先生《敦煌劫餘錄》所寫序文，以後國內外頗爲流行起來。什麼事情加以鑽研其中都有學問，如小說《紅樓夢》的研究稱作「紅學」，作爲一種帶引號的通稱，自無不可。但如前所述，敦煌資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而不是一門有系統成體系的學科。如果概括地稱爲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學」的說法更爲確切，更具有科學性吧。

第二，有三先生青年時期工作所在的北平圖書館，給他學術研究上的成長，提供了極爲有利的條件。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不僅僅是採購、編目、儲存圖書的後勤機構，也不只是普及知識的宣傳教育機構，而同時是從事研究、培養人才的學術機構。北平圖書館定期出版館刊，登載學術論文、國內外新書評價和本館入藏的新書書目。館刊有些專號，學術價值很高，如圓明園專號，至今仍爲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所利用。館刊所載國內外新書目錄和評價，對於當時治文史之學的青年，在擴大眼界增長知識方面極有用處，記得我在大學時期很喜翻閱。有三先生較我十年以長。他一九二四年入師範大學，一九二五年開始編《國學論文索引》，一九二六年開始發表文章。大學畢業後不久，入北平圖書館工作，任編纂委員兼索引組組長，時年不過二十五、六歲。當時的北平圖書館裏有一批青年搞編目、索引、編資料、整理圖書等工作，新書評介也往往由他們執筆。他們把工作與研究結合起來，從工作中得到培養提高，以後大都卓然有所樹立。據我所知，已故的向達、賀昌羣、謝國楨、劉節、趙萬里、王庸諸先生，現在學術界知名的譚其驥、孫楷第、于道泉、張秀民、冀淑英諸先生，都是當年的北平圖書館館員，而我不

太熟悉的目錄版本學方面的專家，出於北平圖書館的還有不少。這種把圖書館辦成研究學術、培養人才機構的辦法，對於今天開發人才的事業來講，應該說還有借鑒的價值。

脩業同志是我五十多年前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的老同學。承她命我爲有三先生論文集寫序，深感惶悚而又義不容辭。我的一些想法未必有意義，更不足爲這本論文集增光，只能作爲我對於有三先生業績的一點敬意而已。

周一良寫於北京大學燕東園

一九八三年五月

編例

(一)本書爲有三(王重民)生前所撰有關敦煌遺書的論文集，所收論文寫於一九三五至一九六三年，大部份曾在當時報刊、雜誌發表過。其中《敦煌變文研究》、《記敦煌寫本的佛經》兩篇係他生前定稿，逝世後才經整理發表；還有《跋太公家教》、《敦煌四部書六十年(一九〇〇至一九五九年)提綱》兩篇，結集前未發表過，現輯集一起。有三關於敦煌遺書的著述，除專著單行本外，均備於此。

(二)凡有三所撰關於敦煌古籍的題記，已彙編入《敦煌古籍敍錄》者，則不再收入此集。但《敍錄》集中原收《捉季布傳文》、《王陵變文》二篇題跋及經他校訂的拙作《秦婦吟校勘續記》在發表時附有敦煌卷子的原文，曾根據在國內外所見的原卷互校一過。故今又將這兩篇變文題跋及《校勘續記》的校錄過原文及補校記一起輯入，以窺見全貌。

(三)所收論文編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通論性的，有三關於敦煌專著之序跋，附列於後；第二部份是對專題或單篇作品的研究。集末的附錄是參考資料，其中包括有三和朋友討論敦煌古籍及調查有關敦煌卷子收藏在蘇聯情況的通訊；這些信件，對研究敦煌遺書有參考價值，因彙輯一起作爲附錄，以供讀者參考。

(四)有三已出版有關敦煌的專著自撰的敍例或後記，有的是朋友們所撰序文，均輯於集內，目的

是讓讀者略知有三對於敦煌遺書研究之概況。

(五)論文集編成初稿後，承北京大學歷史系王永興同志代為校讀了收入《金山國墜事零拾》中的《白雀歌》、《龍泉神劍歌》等部份敦煌卷子的顯微膠片；周一良同志校訂了《記敦煌寫本的佛經》一文；柴劍虹同志校訂了《補全唐詩拾遺》一文；馬蹄疾同志校讀了編例，使此論文集更臻於完善；啟功先生生在百忙中為此書題籤。一併在此深致謝意。對有三遺稿整理和出版曾予大力支持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同志，亦借此集出版之際，向他們致以深切的感謝！

劉脩業記於有三逝世八週年紀念日

時公元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目 錄

上編

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	一
敦煌文物被盜記	六
——並論其在學術上所造成的損失	
敦煌四部書六十年（一九〇〇——一九五九）提綱	一六
《補全唐詩》序言	二三
《補全唐詩》拾遺	二五
《敦煌曲子詞集》敘錄	五五
《敦煌古籍敘錄》述例	五八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記	六二

下編

金山國墜事零拾	八五
敦煌本曆日之研究	一六

跋《太公家教》	一三四
《秦婦吟》校勘續記	一三九
讀《十二辰歌》	一五六
說《十二時》	一五八
說《十二月》	一六四
記敦煌新出的菩薩蠻	一六八
敦煌變文研究	一七五
敦煌本《捉季布傳文》	一七八
敦煌本《王陵變文》	二六六
記敦煌寫本的佛經	二八八
附錄	
敦煌的古書(在歷史博物館「海外中國文物照片特別展覽」的解說緒論)	三〇九
莫高窟記(敦煌史料之一)	三一二
十二辰歌(魏建功撰)	三一三
討論誌公《十二時頌》的兩封信(周一良撰)	三三四
聞一多先生的信	三三七

向達寄自敦煌莫高窟的信	三二八
敦煌曲子詞集序(陰法魯撰)	三三一
敦煌變文集引言(向達撰)	三三四
關於蘇聯藏敦煌寫卷的通訊(張鐵弦、關德棟、王仲聲、梁希彥諸同志的來信)	三四三

上編

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

清季敦煌石室閉藏古寫經卷，既先後爲斯坦因（Aura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發見，並擷擇其菁華劫走歸國。學部始得消息，派員輦致其餘於京師。其稍有價值者，又在途次盜竊以盡，故今世之治敦煌學者，莫不以倫敦與巴黎爲兩大重鎮。一九三四年秋，余來巴黎，執役國家圖書館中，因得遍閱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搜幽剔佚，所獲實多。更念斯坦因劫藏，其數且倍於此；然一水之隔，每以不能一覽其儲藏情狀爲恨。去年歲杪，我國藝術展覽會既開幕於倫敦，因乘聖誕節假期之便往觀焉。

先是斯坦因劫去敦煌經卷七千卷，既移歸大不列顛博物院之東方部保管，卽由該部主任翟理斯（Lionel Giles）整理編目，聞將脫稿，擬卽付印。余至倫敦之次日，卽投刺往謁。而翟氏適因假期到鄉間小住，因先轉赴劍橋，閱大學圖書館漢文書藏，獲太平天國官書十一種，爲前人所未覩。三十一日過午，返至倫敦，抵寓舍，見翟理斯遺書，歡迎參觀，甚喜。稍進午餐，卽赴大不列顛博物院。

至見翟氏，稍談片刻，乃導余參觀藏經室，室在公事房隔壁。先登第二樓，滿室均貯敦煌經卷。其陳列方式，用書架先繞四壁一週，中間復並列二排，恰成一隸書之「目」字形。架上遍置長方盒，盒有

隔，成爲上下二層，每盒長可二尺，寬約尺半，駢置經卷於其中。蓋其寬適爲經卷之長度，而其長又適可容駢列之經卷從二十乃至三十也。則每盒視卷子之粗細，容四、五十卷或六、七十卷不等。盒面施以綠漆，頗秀雅。又導至第一樓，半貯經卷，半貯刻本華文書。經卷之保藏方法，一如第二樓，聞第三樓專儲華文書。

在第二樓第一樓參觀時，翟氏輒開藏經盒，俾余詳觀其裝潢方法。凡經卷之完整者，另加厚紙作托葉，以保存其原狀；其破損者，則重爲裝裱，而於卷端餘出素紙一段以代托葉，蓋卽古人之所謂玉池也。其原爲書本式者，亦或間加硬皮。方法妥善。

與藏經室相對之書庫，爲日文書藏。未入觀，卽仍回公事房，觀其所編目錄。

目錄爲卡片式，每卷一卡片，先著錄號碼，次書名，次撰人姓氏，又次爲考按。其有應特別注意之點，統於按語中說明之；尤重要者，則爲互見片，蓋目錄之中，而有索引之意存焉。余見所加考按，往往卡片之一面不能容，輒又接書於背面，聞將印行，以供參考。

翟氏更欲余選閱數卷，以盡餘興。余初不肯多耽延其時間，窺其意實出至誠，乃就目錄卡片順手拈出三卷號碼，翟氏卽爲余親手取下。一爲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敦煌殘本甚多，不詳記；餘二卷則甚重要，記之如下：

一、唐明皇《御刊刪定禮記月令》，李林甫等注，著錄號碼爲S. 621，首尾殘缺，李林甫、陳希烈、陸善經等進表，猶存下半。按今《開成石經》，猶存刪定經文，並李林甫進表；而《李注》則散佚已久。考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昞、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如舊，以便宣讀時令。」（《文獻通考》卷一八一引。）又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唐李林甫作相，挾撻微瑕，蔑棄先典，爲之注解，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則國家四時祭祀，並須更改，伏請依舊，從之。』（光緒七年浙江書局刻本，卷八十五頁十四上。）又：『景祐二年二月乙巳，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六；其李林甫所注，自爲《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同上刻本，卷百十六，頁五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稱：『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觀晁氏以「唐月令」標題，則所據殆是別行之本矣。當時詔令雖仍有據以宣讀時令之語，蓋僅藏在祕府，民間傳本遂希，而不復見諸家著錄，蓋其亡也勃焉。然玄宗之刪定，乃準諸當時節氣，延及北宋，猶據用之。李至等通經大臣，三請而後改廢，則其影響於當世者，至巨且要。此卷猶爲李唐舊物，原爲單本，抑係《禮記》殘卷，莫由考知。然千年以後，復獲《李注》原文，展卷之下，有不勝其驚喜者！

二、《春秋後秦語》下卷第三，晉孔衍撰，著錄號碼爲S.713，按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孔衍《春秋後國語》略出本一卷，存《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P.2569），又《魏語》一卷（P.